

寻找童年的世界

□王嘉祥



过了新年,我就成了八旬老翁。都说人老了,最难忘怀的是童年世界,越老记得越清楚,心里越思念,如同储存在脑海里的陈年影像,往往受眼前一景一物,或他人一句话,一个表情的触动,瞬间就会在大脑的荧屏上闪现出来。说不清楚这是人的生理现象,还是真有什么心灵感应。

如皋西乡的高明庄,几百年来屹立在一片高沙土上。在庄东首与白果池的接壤处,是我的衣胞之地,启人叫“血地”更加形象、生动,且有点英雄创世的气概。1944年中秋的某个清晨,母亲将我带到这个人世间。从发出第一声啼哭,到长出第一颗乳牙;从蹒跚学步,到哇哇学语;从背着书包上学堂,到考进中学离家去……在这方血地上,我用14年功夫写下了我的人之初。是那里古朴纯正的民风、民俗、民情,装点了我的童年世界,塑造了我的品德和性格,也给足了我一生成长的营养。

据民国地方志记载:高明庄东西绵延七八里长,是如西沃土上的大庄户。这里居住的人家几乎都姓缪,也有少数几户姓曹。我们王家的根脉,原在如城西南方向约10多里的石灰庄,曾祖父做生意亏了本,致使家道逐渐衰落。无奈,祖父17岁时投亲靠友迁居高明庄。所以,全村王姓仅此一家,难免要受庄上大姓排挤与歧视。直至好多年后,才渐渐融入当地族群。

打小听母亲说,高明庄有好几户缪家,家业虽不算大,但日子过得殷实。他们开的油坊、酒坊、豆腐坊,将长在高沙土上的花生、高粱、大豆这些旱作物,变成了油、酒和多种多样的豆制品,变成了大把大把的银子。祖父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也开了一片茶食坊,嘱大伯

学做糕点;又开了一爿染坊,命父亲学习漂染土布。可惜大伯和父亲,都没有按照祖父设定的人生坐标前行,从1940年开始,他们相继投奔新四军,加入了革命队伍。到我记事起时,还看到家里的木榧、箩筐以及做糕点的模具,还看到小院内闲置着几口染缸和门前晒染布的柱子,像两支旗杆儿高高地杵着。

在姐弟6人中我是男孩排行老大,祖父特别宠爱我这个长孙。记得我10岁后的一个清明节,祖父就背着一把油布伞,一手拎着纸币,一手牵着我的小手,步行到30多里外的石灰庄去祭祖扫墓;带我到原泰兴县分界镇祖母的老家,给表婶送月子礼。那时,我被大人领着从村里走出去,这让小伙伴们都格外羡慕。

因为我们村东首的几十户人家,均住在一个四面环水的套子园里,村前一条又宽又深的河,两岸水际长满了青青的芦苇和蒲草;村后的小河上架着一座一米多宽,三四米高的木桥,桥的结构十分简陋,西北风一吹就会摇摇晃晃。村东村西,南北走向的两条夹沟上,各筑了一个土坝,供行人牲口和木轮车通行。套子园内并不大的地方,是我们童年的天地。

小时候春节一过,我和几个玩伴就想正月十五放哨火的事,大家都回家把打扫猪圈的长柄竹枝扫帚偷出来,点燃当火把。我们又捡了许多枯枝干柴,准备在外生火取暖。元宵节没等吃好夜饭,就赶到野地里去放哨火。小伙伴们玩得汗流浃背,顾不得弄脏了过年的新衣裳,一个个开心得忘乎所以。我们又用旧报纸糊成比水桶还要大的灯笼,民间又称洋灯,天灯。从母亲的纺车旁顺手抽了几根棉条,背着大人从油坊的油

槽里蘸上豆油或花生油,用作燃料点亮灯笼。看到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天灯,一只只扶摇直上,在繁星的映衬下妥妥地飞翔着。那一刻,我们忽然发现,夜空原来是这样的神奇和美好!

酷暑的正午是最热的时候,我们乡下的伢儿不怕热,或爬到树枝上掏鸟窝,捉知了,或下河摸鱼、捉虾,踩河蚌,为一家人的餐桌上添个菜。过了中秋节,就坐一只木盆在河面上采菱角,那红红的四角菱又甜又脆。到花生田里找老鼠洞,有时能从一只大老鼠洞里挖出十几斤花生。进入腊月学校放寒假了,我们就在村里的打谷场上抽翠头瘟(陀螺),滚铁环,看到哪家杀猪准备过年,就立马放下手中的玩具,凑过去给杀猪匠叔叔尽说好话,为的是让他给一只猪尿包,洗干净后装进几粒干黄豆,再次足气摇一摇,有拨浪鼓的声音。就成了大家喜欢的“篮球”“排球”……

童年的世界纯真无邪、五彩缤纷又充满幻想,童年的世界铭心刻骨,没齿难忘,又无限奇妙。岁月可以无情地扼杀人生中许多美好,却不可能抹去一个人对童年的记忆。

一转眼,我离开故乡已有60多年,前40余年在军队和地方工作,少有机会回乡。退休后每年清明节、中元节差不多都要回老家,给列祖列宗烧纸磕头后,我就从旧物家什,到家前屋后,村东村西,寻找我梦中的童年,心中的那个小宇宙,可惜一切均已荡然无存,了无踪影。交通和通讯发达的今天,地球已经成了一个“村”,可以乘一艘航船,一架客机或一列高铁,到你想去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繁华的城市或任何一个风景秀美的景区。可是,却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能载着我们顺着时间的隧

道溯源而上,回到几十年前的那个童年世界,回到那个天灯闪烁的夜晚,回到那个陀螺律动的打谷场,回到那个天真、浪漫而又互爱、温暖的小伙伴中去。

八十岁的人,已经跨过了夕阳的门槛,已站到了时光的渡口。我回眸往昔,惊觉少年与老年恰如此岸和彼岸,不过盈盈一水之间。曾经,总觉生命之河非常悠长,如似连着天际,水流时急时缓,偶有惊涛骇浪,我们驾驭的一叶小舟漂着漂着,总觉难到对岸。而今,面对已经逝去的光阴,我们甚至来不及低吟叹惋,来不及挥手道别。夜深人静时,我总时常思念儿时的伙伴,每次回到老家,总是匆匆地寻找他们或上门拜访他们,只可惜不少已相继老去了,为数寥寥的生者,有的耳聋眼花,有的步履艰难。他们往往记不得刚摘下的眼镜,或才放下的拐杖丢到哪里去了,却对童年的趣事,一桩桩一件件记得清清楚楚,讲着、讲着,他们呆滞的目光,立即就变得鲜亮,变得灵动,变得有神有韵了。

于是,我终于明白了,这童年的世界虽在故乡故里难以寻觅,但它深藏在我们每个老年人的脑海里和心房内,经过岁月的历练,浓缩成了珍贵的童心童趣,这就是“青春宝”“养心丸”,这就是“脑白金”“不老丹”。如皋是名扬四海的长寿之乡,全市百岁老人之多,堪称中国之最。这些老人不是因为他们生存的环境有多好,而是因为他们人人都是老顽童,个个都有好心态,要说这就是长寿秘诀,可能有人不信,但是我相信。

江海采风



寻常巷陌

苦中作乐谐音梗

□展颜

前几年,看脱口秀大会,注意到了王建国。他很喜欢在段子中植入谐音梗,每每令人哭笑不得。

疫情期间,身边气氛越来越沉重,回头总结一番,竟发现苦中作乐玩谐音梗是最欢快的记忆,至少心情得到一时的放松和愉悦。

集体狂欢是从黄桃罐头开始的。我之前并不知道在东北黄桃罐头是神仙食物一般的存在。东北人生病时喜欢买黄桃罐头,其一是源于过去物资匮乏,物流不便,因此在鲜少自产水果的东北,黄桃罐头就成了好东西。其二乃因“桃”字的谐音为“逃”,有逃离疾病的寓意。原来,在几十年前的东北,谐音梗早就玩转了。自从知道了黄桃罐头的“典故”后,我也跟风买了几瓶,吃黄桃时心情是极好的,因为拥有双重喜悦,一是好吃,二是心理上感到远离了病毒。

集体狂欢是从黄桃罐头开始的。我之前并不知道在东北黄桃罐头是神仙食物一般的存在。东北人生病时喜欢买黄桃罐头,其一是源于过去物资匮乏,物流不便,因此在鲜少自产水果的东北,黄桃罐头就成了好东西。其二乃因“桃”字的谐音为“逃”,有逃离疾病的寓意。原来,在几十年前的东北,谐音梗早就玩转了。自从知道了黄桃罐头的“典故”后,我也跟风买了几瓶,吃黄桃时心情是极好的,因为拥有双重喜悦,一是好吃,二是心理上感到远离了病毒。

一日,老同学转发了一张图片,是他母校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校徽。他写道:“南洋=难民,希望能沾母校的光,平安度过艰难时分。”整天宅在家里躲避病毒的我,瞬间来劲了,决定网购南洋的红毛丹来沾“南洋”的光。不久前,拜读了刘以鬯的小说《柳风蕉雨》,在书中红毛丹是出镜最多的南洋水果。它长得不好看,毛毛糙糙的,但是口感甜蜜,肉质劲道有嚼头,像半风干的荔枝。我吃的时候心情也好极了,觉得吃了南洋的红毛丹,一定会“难民”。

第二天,看到书评人小河推荐了小说《流俗地》,作者是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我立即又下单了。一来因为豆瓣评分高达9分,二来因为这是南洋作家写的书,又一次沾了“南洋”的光。读《流俗地》时,我特地取了两枚黄桃罐头,切成丁,倒入酸奶,再加进一包坚果。一边阅读,一边品味,心里美滋滋地想:“黄桃+南洋,我一定会是一个‘阴阳’的幸运儿。”

每天逛网购平台买菜,一天偶然刷到一款小笼包,牌子叫作“杨过”。杨过=逢阳必过,谐音梗马上又浮上脑海。于是,毫不犹豫下单。晨起,蒸上一笼“杨过”牌小笼包,坐在阳台的小桌前用餐,沐浴在金色的冬阳里,我想,为什么给小笼包起名“杨过”呢?是不是因为小笼包会让人联想起小龙女?放下包子,去书橱里抽出《神雕侠侣》。一边吃小笼包,一边翻看杨过和小龙女的插图,这一晨的时光就变得格外美好,小笼包吃起来也格外香甜了。

虽然最终我并没能逃脱新冠病毒的侵袭,但在这个被疫情笼罩得心烦意乱的阶段,因为玩了几个谐音梗,还是留下了一些欢快的记忆。确实,在压抑的大气氛下,我们更需要懂得自我调节心情,想方设法去找找乐子,每天给自己送一个“小确幸”,比如看一部想看的电影,买一枝想买的花朵……不用花钱很多,只需要让自己愉悦起来。



热气腾腾

许晓摄

情感驿站

住院

□桑云梅

老妈发微信来让我把老爸的裤子带回家洗。从病房小橱柜里拎出和毛线裤、皮带连在一一道的外裤,深灰色裤子,尽管没破洞,那质地一看一摸就不知晓得穿了多少年,腰部原本粘连的狭条已整体利落分解双层。手中扒拉着,往袋子里塞,心上把它嫌弃成一条丑陋黏滑的大死鱼。“家里好几条新裤子,非要穿这破的。”话音未落立马后悔。果然被老爸的批评之声罩住,复返到从小到大的阴影之下了,久远的不舒服的感觉像小种子在内心土壤萌动。“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衣服穿到有洞了,还缝补好了再穿呢!”老爷子咋恁可爱呢!忽然莞尔了,那“邪恶”的小种子缺营养骤然瘪了不再悸动。将这个小插曲告诉姐姐,她说,“老头儿先前蔫儿的,精神好了就又开始说人了。”

姐姐先阳,单间隔离还是没能阻挡传染老爸老妈,俩人开始咳嗽。有肺气肿的老爸说难受得一夜没睡,一向能熬的他要求上医院。阳过的姐姐和阴着的表哥把他送医院检查,医生诊断需要住院治疗,于是,家里有吸氧机却不肯吸氧的不听话老头儿躺在三个病房,妥妥儿呼吸医院里的“浓氧”,还有表哥每天去陪着唠嗑儿。

发热过后第六天,不瓷实,想到不久前见到的那株柞木,那株看去漂亮然而中心虫蛀的柞木,黑洞,丑陋。N95口罩、一次性手套、一套入院专用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十四病区,跨入,和外面不一样,和一般病区不一样。阳过的我,缓缓行进在这长又短短的走廊,阴着的堂哥和阴着的表哥,以怎样的勇气踏入这不一样的地方,医生护士穿梭于这不一样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所有一切的生命因子、人世温凉。

隔壁床瘦小的男人,似营养不良,五十岁年纪,躺在床上不时发出奇怪的“嗯嗯哼哼”。旁边四十几岁的胖壮男人想把他扶起来,穿外套裤子,小男人却似扶不起的阿斗,又来个壮实男人,扶着小男人,胖壮男人才好

替他穿衣服。好不容易穿好,把小男人半搀半抱到轮椅上。胖壮男人说起,小男人是他弟弟,小时候生病发热拉肚子,为保命吃了一种土方,就又聋又哑了,“要是现在就能治好就不会聋哑,一直靠着我。我先阳的,瘦了七八斤,然后他阳的,也瘦了好几斤。”说完他出病房事去了。小男人慵在轮椅上,干瘪皱巴黑滋滋的脸上不时扭作一团,不知是习惯性的还是因痛苦而生的表情。老爸说哥哥是杀羊的,也不见买什么饭菜,拿水泡饭喂弟弟,老爸想不通为啥哥哥不买好饭菜。我虽没亲见,也很是想不明白。小男人左手撑住轮椅左把杆儿,伸出干柴似的右手臂,枯手指头不停戳右下角。他想表达什么啊,好像不会哑语啊,就是会我也看不懂啊,正替他着急,哥哥回来了,推着轮椅去做B超。

被通知换病房,搬好家伙事儿。邻床奶奶与我们方言不通,时时咳嗽得厉害,惹得我好像又要复咳起来。原来,那个照顾她的红衣女人是护工,据说奶奶家人都不敢来陪护,瞧着护工并非十分面善之人,老爸还悄悄跟我讲护工坏话。竖起病床小餐桌,开饭,送的第一顿,红烧肉、香菇青菜、肚肺山药汤,老爸大块吃肉,大口喝汤。奶奶点的医院饭菜,一份炒藕一份白饭,很快吃好,餐台很快撤下,红毛衣红羽绒背心奶奶咳嗽之余不停拿眼睛瞟这边饭菜。

奶奶那边靠窗病床上的人丝毫不看,第六感提示我:是个女人,一直躺着,偶尔哼唧,从不言语,一个躺着的谜。终于靠近了,看清楚一张浮肿的脸,眼睛只眯成一条缝儿,一双手臂严重萎缩,两手蜷曲。侍奉的圆脸红衣女人告诉我她是病床上女人的姐姐,提起妹妹的经历啧啧可惜。妹妹大学学医,毕业后在医院上班,工作三年后的一天被汽车撞了,脑干损伤瘫痪,妹妹受不了现实自杀过,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渐渐失去思想和意识。原来是妈妈照顾妹

妹,妈妈三年前去世后,姐姐就搬到妈妈房子里照应妹妹,一管就是三年。姐姐说她好担心妹妹会感染,越怕就真的发生了。侧身垫、气垫床、尿不湿,姐姐给发热的妹妹擦身、打流汁、拍打肌肉、翻身,收拾导尿管,这样的流程,一天几次,熟练麻利。姐姐说:“好累啊!比上班还累。但是舍不得,舍不得不管不顾啊!两天没大便了,要给她开塞露。姐姐穿的旧旧的绛红羽绒服,敞着怀,头发蓬松松随便扎个马尾,脸上一贫如洗。我问:“你住你妈妈家照顾妹妹,那你老公和孩子呢?利索忙乎的姐姐笑笑:“妈妈的房子要住人,房子要有人气儿。我到哪儿,他俩就跟到哪儿!”

这次休整比长假还要长,溺水者缓过来,周一能上班了,守着一个人的窗口,原本应该五个人的窗口。我度完劫了,那四个还在历劫,办事的寥寥无几,估计都水深火热。

我上班,挨人给老爸送饭,好吃好喝。听说,聋哑弟弟嗯啊啊很快出院了,邻床奶奶每天照例孤独地享饭菜的眼瘾,那个妹妹,情况不好,不知能不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虽然谁也不知道太阳对她来说还有没有意义。

六天,老爸出院。听说老爸在家还是不吸氧,我说:“换是我成天趴吸氧机上。电话督现场促,姐姐终于传来好消息,好好吸了,转阴了。照片里的老爸,靠着沙发背睡着了,跷个二郎腿,一套旧黑白睡衣,一顶黑针织高帽子,鼻孔里塞两个吸氧鼻头,高帽子掩不住雪白头发拉渣胡子,盖不住垂老安息气息,一株糙手橘皮老树。

习惯了蓬勃萦绕烟火之气,喧嚣得沉沉踏实,而这一路一路,连日以来的静寂空寥,让人唏嘘、慌张、空落。陡然驻足,蜡梅幽香,似远处缥缈而至的轻歌,悠悠然,殷殷。这个冬,暗色,被一枚一枚金黄点亮渲染,连接起混沌与期望。一个一个黄色音符打破无边、没底又煎熬的沉默,跫音——近了。

父亲烧火很猛,铁锅很快就热了。母亲放了几勺子黄澄澄的菜籽油,一会儿满屋子香喷喷的。母亲将切好的大小鱼呼啦一下子倒进油锅,嗤嗤的声音不绝于耳,妈妈有节奏地用铲子给鱼们翻身,屋子里又增加了鱼肉的腥香味。我观赏着母亲的厨艺,尽管肚子咕咕叫了,但依然很享受。

母亲提醒我去剥几瓣蒜头,切一块老姜,我一一照做。

眼见着鱼身子被油煎得微微黄,水分都收干了,母亲放进几舀子冷水,锅立马沉静下来,然后是黄酒、酱油、姜、蒜瓣等一样不少。我问母亲有没有加盐,母亲说那要等水烧透了才行。母亲盖上锅盖,嘱咐父亲稍微把火势控制小点,等锅盖冒烟了就用文火熬。我走出屋子,这时候村里家家都飘散着烧鱼的香味。虽然还有十几天才过年,但年味一天浓似一天了。

我再回到厨房的时候,母亲已经揭开锅盖,锅里翻江倒海般沸腾,鱼汁已经出来,汤水变得稠密,母亲撒了少许盐,然后搅动了几下,舀出一点在碗里,让我尝,让孙女尝,让父亲尝,得到大家的确认之后,母亲说,再烧一把火就好了,这鱼冻须多放些盐,冷了就不怎么咸了,如果跟热汤一样放盐,就会偏淡有腥气。

母亲问我们要不要喝热鱼汤。我们都用不用,留着明天吃鱼冻才美。全家吃过晚饭,该起锅盛鱼了。孩子说,今天捕鱼、分鱼、杀鱼、洗鱼都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时刻啊。我感觉,一个腊月夜晚的煮鱼时光对两位老人而言仿佛等了一年之久。

母亲将大青盖碗在锅沿排放好。我数了数,一共十六碗。看着一锅热腾腾的花生米煮鱼,我们脸上满是欢喜。母亲先将鱼肉和花生米一一装入碗中,十六碗刚刚好,锅里只剩下汤。母亲换了汤勺舀鱼汤。鱼汤将鱼肉大体淹没,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尖,灶台上像是一排船队满载待发。

我问母亲怎么算得这么准,母亲笑了,“熟能生巧煮惯了,有多少鱼需多少花生米,放多少水,都是有规矩的!你多练习也就知道了”。

全部盛好后,锅里还有一小碗鱼汤,母亲盛上来,说你端去解解馋吧!我也不推辞,端出屋外,碗里冒着香喷喷的热气,一轮圆圆的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这时候外面也弥漫着老酵馒头的香味。我品咂几口,顿时感觉一天的疲劳都消解了。我没有喝光,端回屋让母亲喝,妈妈让我给爸爸喝,爸爸还是说给妈妈喝。

我们一起将十六碗鱼冻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再罩上竹罩子。我问母亲能不能弄一碗纯鱼冻留着明天吃。母亲善解我意地应允了。

母亲说:“明天早晨我们就有如胶似玉的鱼冻吃了,够我们吃到明年正月呢。”父亲笑着附和:“这就叫年年有鱼啊!”

第二天早晨,白霜漫野,枝头喜鹊喳喳,母亲起早用大铁锅熬制的红薯大米粥已经熟了。十六碗鱼冻已然凝固,色如龟苓膏,用筷子夹一块颤巍巍如软玉似蛋羹。一碗浓香的黄白红薯大米粥就着一碗鱼冻,领略到人间美味原来如此简单。

妈妈告诉我,这鱼冻是穷人的发明。见我不解,她解释道:“你想啊,富人家吃不完的往往倒掉,哪还有鱼汤结成鱼冻的时机呢!你外婆在我小时候,就常给我讲富人吃鱼冻的故事,说冬天里穷人将富人家不要的鱼鳞捡回去熬汤,经过一夜冷却后吃鱼冻。”

因为冰箱的普及,如今的鱼冻已经不稀奇了,就是三伏天里也可以吃到,可速成的鱼冻总觉得不如当年的滋味。

一年四季在城乡大小饭店聚餐,总会有人点上一盘花生米鲫鱼冻。大人喜欢,孩子也爱,有人说这是上了果冻,有人说这是家乡的冰淇淋。